

美术教育家

张鹤云

张鹤云



美术教育家

張鶴雲

悲鴻



赵维东

王悦玉

冯增木

主编

山東畫報出版社

封面题字 徐悲鸿
责任编辑 汪稼明
徐峙立
蔡立国
装帧设计 王悦玉
蔡立国
王 钧
摄 影 王书德
苏明才
刘振清
朱亮达
黄礼端
姜宝宁
英文翻译 王子风
张 虬

书 名 美术教育家——张鹤云

主 编 赵维东 王悦玉 冯增木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8年 10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 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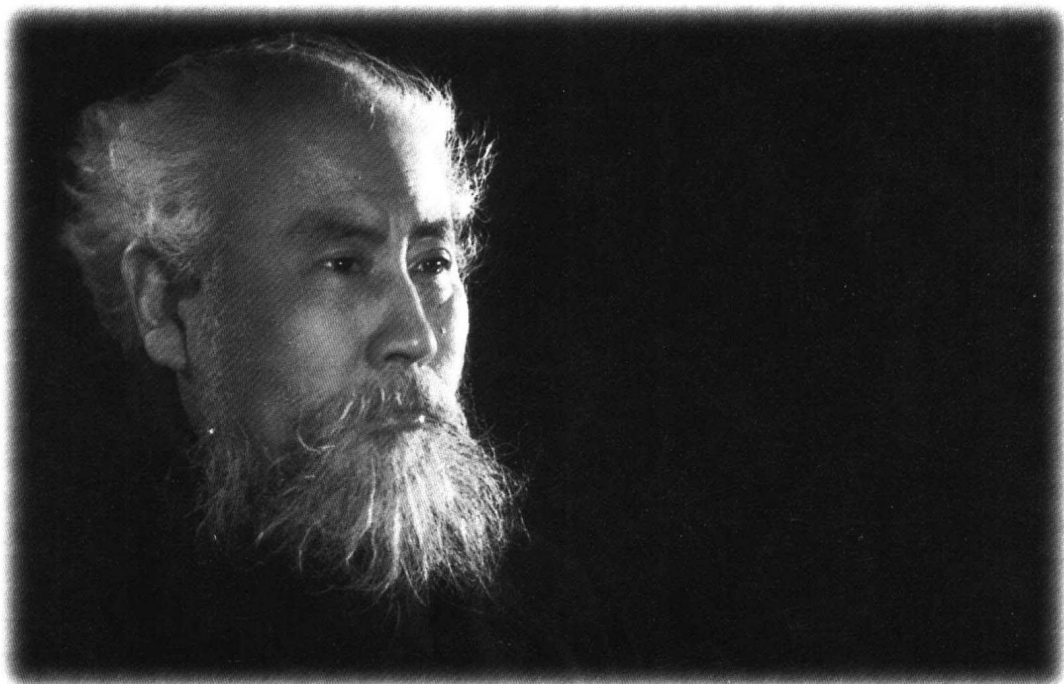
规 格 16开 (889×1194毫米)
16印张 46插页 290千字

印 数 1—2000

I S B N 7-80603-196-0/J·32

定 价 218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淡泊自守
鶴靜雲閑

張世 1995

张鹤云教授简介

张鹤云教授,著名画家、学者、美术教育家。1923 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45 年北平国立艺专毕业后,工作于中共北平地下党文委领导的中外出版社,用热血和画笔追求着光明。1948 年转移到青岛山东大学,开始了终身的美术教育生涯,此后辗转于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任艺术系主任和教授,是山东美术教育拓荒者之一,历 50 载,可谓海内人望,桃李满天下。他对东西方绘画艺术和美术史论都有深入研究,在众多著述中以《山东灵岩寺史迹研究》、《长清灵岩寺古代塑像考》、《论花鸟画的徐黄二体》、《济南石窟及摩崖造像》、《张鹤云花鸟技法》等论文和专著最为著名。他的绘画,造型基础深厚,题材广泛,能神遇而迹化,挥洒自如;笔底游鱼生动、自然、含蓄,蕴藏无限。1983 年至 1987 年,他应聘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并分别在两地举办个展。他画的鱼被誉为“像毕加索的鸽子,是世界性的语言,传播交流着和平与爱”。他的许多绘画作品被北京中国美术馆以及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约旦等国家收藏。他的书法基于魏碑,熔隶、篆、行草于一炉,笔墨峻峭,激情跌宕,自成风范。他为人艺质朴素真,年逾古稀,仍有着了一颗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

SUMMARIZED SKETCH OF PROFESSOR ZHANG HEYUN

Professor Zhang Heyun, is a well-known artist,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and a famous fine arts' educator. He was born in Fengru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1923.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Beijing National College of Fine Arts in 1945, he worked at the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He sought for a bright future for humanity with his brushes and enthusiasm. In 1948, he moved to Qingdao and taught at Shandong University.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his lifelong career of a fine arts' education. Then he was transferred between Shandong Artistic Institution and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and worked as the Dean of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nd a professor as well. He is one of the forerunners in the fields of fine arts' educ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50 years, he has achieved national fame and his students are everywhere.

Professor Zhang has studied and researched in depth not only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arts of paintings but also the criticism of fine arts and its history. Among his works, the research papers and monographs which brought him fame are “A Study on the Relics of the Magic Cliff Monaste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 Research Study on the Ancient Clay Sculpture Arhat Statues at Magic Cliff Monastery in Changqing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Xu Xi and Huang Quan, Two Ancient Chinese Painters of Flowers and Birds”, “A Study on the Ancient Buddhist Statues Carved in the Caves and on the Cliffs in the Jinan Area”, and “Zhang Heyun's View of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Drawing Flowers and Birds”. Professor Zhang's paintings are deep and solid in model formation as well as broad and wide in subject selection. He is capable of composing visual pictures with inspiration and expressing them with ease in specific forms. He wields his brushes with facility. The swimming carp are natural, lively, and implicit under his brushes.

From 1983 to 1987, he was invited respectively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by University of Regina in Canada and the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rp he painted was eulogized by some foreigners as similar to Picasso's pigeons that disseminate peace and love in a universal language.

Professor Zhang's style of calligraphy is based on the model calligraphy represented by the tablet i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y (AD. 386-581) and merged with other styles such as the official script of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seal character, and cursive hand. As a result, he has formed a style of his own. By looking at his works of calligraphy, you can feel the passion, boldness, and flowing rhythm. Heyun is honest, forthright, and sincere towards both arts and other people. Although he is over 70, he still has a burning heart and perpetual enthusiasm for life and art.

感谢您,张鹤云老师

鹤云老师,在庆祝您从事美术教育 50 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有多少话想对您说啊!

鹤云老师,几十年前我们还是带着稚气来到您的跟前,是您以一颗博大真诚的爱心,引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生活,去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如果说,我们这些人今天也能被称为美术家,那也都是您这位美术教育家“孵育”出来的啊,而且历经半个世纪已经汇成了长长的一个队列,整整的一群人。今天,尽管我们这些当年的稚子都已满脸沧桑,进入中年或步入老年,但是,受教于您的那些日日夜夜,却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人生历程!如今,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了一个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不相同,但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张鹤云老师。任凭天涯海角,任凭世事沉浮,我们始终觉着您那热烈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期待着我们。您一生淡泊名利,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凝聚着美,传播着美,托举起一个又一个画家、艺术家,而将自己的名字隐没在成功者光环的背后。但是,您在我们心中却是历久弥新,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与我们并肩同行!此刻,让我们在山南,在海北,共同向您道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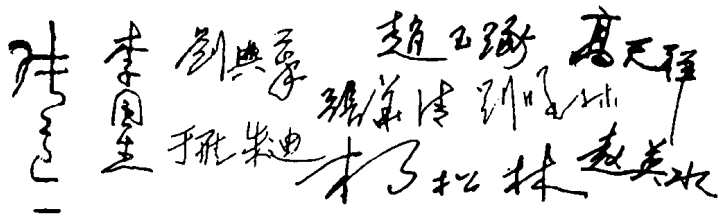
谢谢您,鹤云老师!

Thank You, Professor Zhang

Our dear Professor Zhang Heyun, at the time celebrating your 50th anniversary of your teaching career, we — your former students, have so much that we want to tell you.

Teacher Heyun, several decades ago, we came to you full of childishness. It was you who with a great, loving heart, led us step by step toward the life, through the door to the hall of arts. If we are said as being successful artists as we are now, it is all because of your nurture and upbringing. Through this half a century, more and more of your students joined our group. We grew to become a long army. Though today we are marching into the middle age or even older stage of our life from youth yesterday, we all remember those unforgettable days and nights when you were there teaching us. Nowadays every one of us also has our own story to tell. But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these stories are, however, all of them would have you, professor Zhang Heyun, as a mentor of art and a model of life. Wherever we are in the country or overseas, whenever things are going up or down, we can always feel your scorching and loving eyes watching us and encouraging us.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fame and prosperity, you distilled and spread beauty of arts with all energy of your own life. You raised one after another of excellent painters and artists but hid yourself well behind the halo of their success. Your name, however, has been engraved in our hearts. Your will always be with us. Now, allow us from wherever we are, be at the coast of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hills of Himalayan Mountains, to say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ur dear professor Zhang Heyun!



趙振華 夏清和 于太昌
李新香 李忠民 陳蘭英
邢凱 董玉堂 梁育平
劉裕庭 朱在興 于秀卿 張宜昌
馮治本 王樹楓 姚 斌 楚啟恩
袁大新 舒展 劉曉東 宋仲山 郭子奇
邵進 張紹良 李金貴
孫長昌 郭鴻玉 吳如朋 黃福祥
張兆涵 師生情 重如山 宋 何
矢 張鳴岐 王法華 王 兆 奇
許湘文 秦湘文 張家驊 志 欽
夏樹 李瑞山
潘春華 郭淑玉 趙永梓
孫 文 趙德昌 邱 文 王興義 屠如明
松 羅 華 王嘉全 李 華 林
劉國順 朱緒常 錦 嘉 邦
吳 廷 保 肖 有 身

5

吳 磊 陈 卒 宿 光	徐永義 孫 荳 張 錫傑	彭 昭 會 彭 昭 會 彭 昭 會	
張 華 邦	王 曉 三 邵 光 平	王 曉 三 邵 光 平	邱 振 亮
陳 林 林	李 錫 鈞	殷 奎 進	王 青 芳
崔 山 岩	范 奎 波	朱 剛	王 集 欽
車 天 德	劉 家 驥	劉 國 順	王 新 相
高 毅 清	蔣 一 秋	冷 純 良	王 紹 山
羅 柳 鄭	孫 淑 敏	徐 同 仁	劉 大 國
潘 春 年	姜 昭 水	陳 桂 杰	
吳 淑 花	鄭 錦 玲	劉 玉 吟	
王 紹 田	劉 紹 中	劉 樂 一	姜 永 恒
王 正 毅	羅 宏 偉	陳 進	
王 洪 明	劉 淑 珍	鍾 玉 洪	
劉 三 民	鞠 愛 萍	張 青	
楊 敏 之	孫 愛 華	王 雪 映	張 佃 榮
劉 斌	丁 宇 原	王 雪 映	劉 恩 智
李 金 生	趙 勤 蘭	張 精 義	金 同 仁
孔 新 苗	張 瑞 亮	張 瑞 亮	安 琳
張 華	張 瑞 亮	張 瑞 亮	趙 立 剛
	宋 禮 光	趙 立 剛	

天地一云鹤

——记张鹤云先生

“闲如孤鹤，淡似疏云”向为艺术家尤其是书画家追求的一种心境，因为书画艺术是人类世代稼穡的智慧之果，只有远离尘嚣，宠辱两忘，才能渐入孕育“圣果”的自由心态。“云通灵境，鹤游鹫峰”又历来是书画家探求的一种天趣和风致，而这种超凡脱俗境界的获得，不少书画家往往罄毕生心智而不能。

我与山东美术教育的拓荒者之一、著名书画家张鹤云先生虽同住一城，却因术业不同相知而不相往。今年是先生从艺50周年，山东师范大学要为这执鞭教坛半世纪之久的丹青老健举行庆典。山东画界一中年朋友，是鹤云先生的入室弟子，去岁隆冬便携来先生出版的一批学术著作和大量的作品资料，嘱我写篇文字，记其恩师人品画品，以昭后学。鹤云先生已逾古稀，晚年常以“鹤云”二字为题嵌字撰联而自娱，中有三言、四言、五言乃至多言，搜集成册，凡800余条，这些散句联语或悟艺道，或抒胸臆，或写追慕，或记人生，读来文采飞扬，意境遥深。前些年，常听鹤云先生那位门生谈到，他的业师敦厚正直，望之威即之温，是位颇具仙风道骨的自守之士。近日，我两次拜晤先生，见他一头银发照眼，双目顾盼生神，轻裘缓带，仪态闲静。这种气度，既是深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种折射，又是历经沧桑步入人生大境界的一种映现。诚如先生用自己的名字“鹤云”二字所嵌联语描绘的那般飘逸：“松伴孤鹤，山绕闲云”，“两鬓风霜扶鹤立，一蓑烟雨伴云归”。

鹤云先生1923年生于河北丰润，排行三。张家虽非钟鸣鼎食的名门望族，倒也是耕读两兼的殷实之家。他的父亲是一方儒雅文士，因家道从容，于舞文弄墨之余亦钟情于古玩字画的收藏。鹤云先生从小就熏染在“一窗佳境王维画，四壁图书小邹鲁”的氛围中。然斯时的中国，列强入侵，旌分五色，军阀厮咬，兵连祸结。覆巢之下无完卵，鹤云五岁那年，一场大难骤然降临张家。先是祖父因张家联民众抗暴政被反动军阀当人质而囚禁，后经交涉，父亲以孝子之身凛然走进虎口换回老人，未几便死于一桩载入地方史志的惨案。对父亲至仁至义至孝的壮举，当时有人写挽悼叹曰：“遇难英豪不顾身，甘愿替父弃风尘。纲常留在诗书家，当世奇男无二人。”父亲给鹤云留下的不仅是墨宝丹青，更留下了一伟男的冰魂雪魄。家遭横祸，小鹤云跟随母亲和兄长流离转徙到邻县一小镇避难。虽说“别鹤声声远，愁云处处同”，但凄风苦雨愈是催发了小鹤云绘画天赋的种子。一年级时，小鹤云在课余为心爱的赛璐璐（布洋娃娃）写生，那憨态可掬、色彩斑斓的习作被老师当做样画在全校展示。河北农村素有中秋拜月的习俗，拜月用的“兔儿爷”母亲从不上街买，而是叫小鹤云画。年龄及长，家藏的画轴又成了他临摹的范本。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四中，师从王青芳先生学画。兼任该校美术教师的王先生当时与李苦禅先生齐名，均系画坛圣手齐白石先生的门墙弟子。见到齐派之画，鹤云顿觉眼明心亮。齐派的画一扫端坐南窗之下文人戏墨的颓废，发自肺腑，大醇大巧，雄肆酣畅中蕴藏着泥土的芳香。在此之前，鹤云临摹古画，是小笔勾勒皴擦，即使是画面中的渲染，也难见大笔功力。学王青芳先生的画，鹤云最大的收获是放开了笔墨。王先生善绘花鸟鱼虫，亦工木刻，鹤云皆从学之。鹤云生性聪颖，所绘习作常被王先生挂在教室墙上，作为示范。

当时，北平的报刊上常刊载蒋兆和先生反映民众现实生活的毛笔人物写生画，鹤云

每每读之,极为佩服。这之前,鹤云临摹的人物画,不是博衣宽带的古人,即是弱不禁风的淑女,陈陈相因,鲜有生气。蒋先生的人物写生,给鹤云带来一种“鹤鸣九皋,云荡长天”的激情,于是潜心习仿。也算有缘,1942年鹤云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教授他素描和图案设计课的正是他渴慕已久的蒋兆和先生。四岁丧父、由村野跻身京华的鹤云,特别珍惜这名师聚集的艺术殿堂,由于他自砥自砺,自珍自爱,画技又胜砚兄砚弟一筹,故深得兆和先生的器重。这年冬,蒋先生在一次授课中用了整个课时,带有示范性地用炭笔为鹤云画了张素描像,这张素描,线条肯定,用笔潇洒,神形具足。一赫赫教授为无名学子精意画像,这无疑是对鹤云最大的扶掖。这幅肖像,鹤云先生一直珍藏至今。兆和先生从不轻许学生,然在当时鹤云画的一幅女体躯干石膏写生作业上竟挥笔题道:“此画大有画意,可保留之。”

兆和先生身薄体弱,淡泊寡欲,心头却激荡着时代的风云。在鹤云就读北平艺专期间,正是先生创作举世闻名的《流民图》之时。为作斯图,鹤云受先生之托,多次为先生请模特,常是先生写生他亦随写,并有幸在先生的画室里,目睹了这鸿篇杰构诞生的片断。当时中国大地,日倭肆虐,沦陷区之黎庶,更是“田园不保,庐社为墟,少壮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奸淫掠夺,屠杀焚烧,其身受之惨凄情形,虽人间地狱,不足以喻其万一也”(蒋兆和语),兆和先生目睹如此惨状,疾首痛心,乃以笔代戈,为民族鼓呼。《流民图》1943年在北平太庙仅首展一日,便遭日本宪兵队查封。在《流民图》创作和展出过程中,鹤云不仅向先生学到了画艺,也心领神受到恩师的傲骨烈魂。兆和先生推崇“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他曾给鹤云言及,器识包括人品道德,学识修养,而人品画品,应互为表里。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鹤云先生深深领悟恩师所言极是。历史上,杨素、刘豫能诗;蔡京、严嵩工书;钱牧斋诗文俱佳,注释杜诗亦见解不凡……但他们皆因人品所累,为后人不齿。无品而艺高者,终见轻于士林!

鹤云艺专毕业后,于1945年底供职北平中外出版社。当时日寇刚刚投降,内战将起。曾留学日本、苏联并获博士学位的鹤云的长兄,当时名为北大教授,实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兄长的影响下,素有正义感的鹤云满腔热血奔涌。这个时期中外出版社出版了若干种进步书籍,其封面设计、内中插图,多出自鹤云手笔。同时,鹤云还创作了大量表现民众疾苦、讥讽当局腐败的木刻画,散发在进步报刊上。这些“为生活而艺术”的作品,袒露出一个爱国忧民的青年画家的赤子之心,既记下了时代的风霜,也留下了历史的刻痕,乃至今天读来,仍感到这些作品的率真、质朴与凝重。1947年2月17日深夜,北平当局逮捕了一大批进步人士,鹤云也在其中。经朱自清、俞平伯、雷洁琼、胡适等众多社会名流出面营救,身陷囹圄五个月的张鹤云等一批热血青年,才得以被释放。不久,中外出版社被当局查封,此时身处困境的鹤云再度受到徐悲鸿的恩遇。

徐悲鸿、蒋兆和同为中国画杰出的革新派。他们主张将西方写生方法溶注于中国画,并以亲身实践,使中国画风格发生过划时代的变化。鹤云对徐先生早已高山景行,私所仰慕。30年代末,他就读过徐先生的《立马图》等真迹,1940年初他曾用半个月的饭费购得一本内中刊有徐氏《中国画改良论》的书。1946年夏徐先生来北平执掌国立艺专,在中外出版社供职的鹤云,曾携带自己的画作至徐府讨教。徐先生虽已名播中外,但毫不轻慢后学。那天,徐先生午睡刚起,竟放下身边诸事,对鹤云所作之马,不惮其烦地进行指导。鹤云获释后,高情厚谊的徐先生对一文不名、失却职业的他,当即给予将伯之助,亲自安排他随艺专高年级学生进修。时有印度学生来艺专留学,悲鸿先生让鹤云陪随留学生去晋

见国画界巨子名流,这使鹤云有机缘亲睹各路巨匠作画。更令鹤云欣喜的是,徐先生每次给留学生示范作画和给留学生修改画作时,都让鹤云在场,这种厚遇,对一般学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这期间,鹤云还有条件浏览了不少西洋大师的作品,使他在向我们传统优秀遗产的深海中探珠的同时,又能长耳飞目,博撷众美。春风化雨,蒙以养正,鹤云还发现,凡常和徐先生交往的学生,多为怀瑾握玉的耿介之士。恩师的提携,画友的切磋,不仅使鹤云学养日益丰厚,眼光日趋高远,而且深深悟出真善美的不朽的内核是诚实。

“风疾鹤唳,石瘦云寒”,时代的风云摇撼着三尺书桌、五尺画案。1948年夏,为避当局搜捕,鹤云泣别徐悲鸿、蒋兆和、王青芳三位恩师,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不久,便“彩云拂地,白鹤翔空”。开国后,鹤云先生调省城济南山东师范学院美术系执教。济南作为历史名城,左近及四周,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灵岩寺、云门山、西佛峪、千佛崖等,向为美术史学家探赜索隐的去处。50年代中,鹤云先生几乎耗尽全部业余时间,到这些古文化宝地钩沉稽考。那时这些名山禅寺,多是人迹罕至,车马不通。鹤云先生携带馒头咸菜,有时风尘徒步,涉川越岭;有时雇头毛驴,得得赶路。山高途远,日难往还,他常栖身农家茅舍,寄宿深山寂寺。炎夏,他拨开莽草寻找古碑,一字字抄录碑文;寒冬,他伫立在摩崖石刻前,任寒风侵骨而探精索微。考古是门幽深的学问,每一点新的发现都要付出难以言状的辛劳。每当实地考察归来,鹤云先生又在书海里徜徉。他从万签插架的文献典籍中条分缕析,从断墨残楮中,查考印证实地考察获得的资料。正是靠着这种连日累岁的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几年内,鹤云先生便有《济南石窟及摩崖造像》、《山东长清灵岩寺古塑考》等学术著作行世。他在《灵岩寺古塑考》中,以翔实的材料,纠正了国内外美术权威著作中关于古塑年代张冠李戴的错误,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作为一个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学家,鹤云先生作画、授徒、考古、著书,常常是席不暇暖,案牍劳形。他无意从纷繁的人事纠葛中辨认何依何从,更无意在频仍的政治运动中翻云覆雨。1957年“整风反右”时,学校动员鸣放,他因赶写一部学术著作未能到会,结果参与鸣放者皆戴上“右派”帽子而他却得以幸免。但横扫一切的“文革”,使这位“白专尖子”再也难避黄杨厄闰。诬陷中伤、批判游斗、训喝体罚……鹤云先生尚能忍受,但当他的—批珍贵美术资料和几位恩师的墨宝信函化做剩火残灰时,这位当年在敌人铁窗下宁死不屈的志士,却不能不抚砚大恸。

人生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及至改革开放,鹤云已年近花甲。时不我待,先生感到需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想起徐悲鸿、蒋兆和、王青芳诸先师曾对他的丹青寄予过厚望,为不辱师门,他便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绘事。鹤云先生一贯认为,国画的美学原则永远是具象和抽象的统一,只有对具象进行尽精刻微的观察与摹写,才能使抽象之美脱颖而出。若不能状尽物象形貌,则遑论笔墨气韵。南宋草虫画家曾无疑,儿时便捉草虫于笼,日夜观察,后来甚至与草虫共伏于莽丛,终稔熟草虫之神态,以致下笔时喟叹:“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北宋花鸟画家易元吉,曾在房后凿一池塘,蓄养水禽多种,穴窗细窥水禽动静游息,还曾隐身万守山中,揣摩猿猱蹲立踞越,终悉猿猱之神态。山水画家亦概莫能外,五代荆浩为得松树精神,曾多次攀登太行山,写松万株;清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始能“山川脱于余”。至于戴嵩之于牛,李公麟之于马,赵佶之于孔雀,也向为画子所乐道。早在北平艺专就读时,鹤云先生就重视造型训练,执教期间鲜有闲暇写生,但他小速写本不离身,见缝插针。即使是在礼堂开会,他也取出小速写本,悄悄勾绘左右人士肖像……先生曾为工友农人、旧雨新知乃至各界知名人士画像千余。先生1948年在青岛执教时曾为学

生孙璫画素描像一幅,此事先生早已忘却。半个世纪过去,年过七旬已成著名画家的孙璫先生由台湾回归大陆,携此幅画像来济拜会鹤云老师,言称此画像生动传神,他从大陆带到台湾,又从台湾带到美国,一直珍藏书篋。鹤云先生晚年,仍笃意写生不辍,1983年他应邀赴川,返程时顺江而下,两天的旅途中,他面对两岸的山川风物,竟画下速写三本。为画好鸡雏,每届春来,先生便购得鸡黄十数,饲于家中,昼夜观摩。先生所写鲤鱼、金鱼,尤得藏家激赏。为画好金翅银鳞,每见鱼池,先生便驻足忘情。先生还常买来活鲤,投诸器皿,细观其转头摇尾之姿。每遇金鱼新品种,先生辄操笔速记。

如躬身垄亩的农夫,若敛神静悟的修士,鹤云先生远离酒色财气,毕生尽心画事,心无旁骛。高远的师承,丰厚的学识,坚实的基本功,使先生面对宣纸,目送手挥。先生写鲤鱼,六笔便神形兼备;画鸡雏,亦是几笔便唤之即应。先生所作上百样鱼图,多为鸟瞰池塘中鱼的自然姿态,少者两三尾,多者十余条,或缀以桃花落英,或点以芭蕉翠叶,还常以留白为水,删繁就简,构图奇特,为传统水墨写鱼注入了新颖的形式美。近些年,齐鲁之地多有仿先生画鱼而兜售者,但稍得先生“鱼道”者,不过一、二。究诘其由,只得先生“鱼”之皮鳞,未得先生鱼之神韵也。先生写鱼上追宋人画鱼之精谨,兼有元人画鱼之淡逸,又吸取明末清初诸名家的笔墨精华,更有先生自己对鱼的独特感受和笔墨上的独出机杼。先生所写之鱼出自先生心胸,是烙有张氏印记之鱼。在笔墨的浓淡变化中,先生的鱼不仅有鲜活的立体感,而鱼的肌肉也似乎有着弹性,诱人伸手触摸。先生绘色又绘“声”,“声”发纸上,那或嬉戏或追逐的金鲤,跃动之声隐隐可闻。先生写金鱼,能透过晶莹的鳞片看到鱼体的内部。先生写的柿子及菜蔬,甚至能让人感到甜的程度及汁液的多少。这种师传统而不陈俗,重写实而不拘谨,与国画传统技法相比较,显然有先生自己的妙处。

在鹤云先生盈箱累篋的作品里,有油画、版画、水粉画以及国画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同时,先生还是一位书法家。先生的书法基于魏碑,笔锋峻峭,激情跌宕,熔篆、隶、行草于一炉,突破樊篱,自成一脉。作品曾被选入“全国第二届书法展”和“国际书法艺术联合展”。1983年至1987年,张先生先后应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之聘,任客座教授,同时在加、美两国举办了个人画展。归国后,先生把在国外授课时示范画的鲤鱼、金鱼、水鸭、鸡雏、鹰隼、八哥、翠鸟、菜蔬、瓜果分题材作为美术丛书出版,1989年被评为优秀科技图书,并编入向国庆40周年献礼的《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其作品在国内外展览时,有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以及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收藏。鹤云先生的作品在加拿大展出时,其翔潜自如的游鱼,被加拿大美术评论界誉为“象毕加索的鸽子一样,是世界性的语言,传播交流着和平与爱……”

岩前倚杖看云起,松下操琴待鹤归。年逾古稀之年的鹤云先生,虽画名高播,收入颇丰,但仍布衣蔬食,起居简单。两个爱女,已旅居国外,家中唯白发皤然的老伴为先生研墨展纸。先生不慕荣利,不为物役,避之都市喧哗,忘却尘世烦恼,这种“面壁参禅”般的心态,极易进入创作佳境。相信鹤云先生的绘事,能老来拾级再攀,直逼“云通灵境,鹤游鹜峰”的至高境界。

※拙文中所引“鹤云”嵌字句,多摘自张鹤云先生自嵌联语,笔者不敢掠美,谨此告白。

1995年6月1日于济南

鹤云感言

张鹤云

串了一辈子教室,备课、讲课如同经线纬线交错,几乎织满了全部生活,对自己很少回头一望。现在读着几位朋友整理出来的这些材料,仿佛是又一次人生之旅,既欣慰又怅然,心绪有时如登上峰颠,有时又如跌入峡谷。

我常叹息时光之飞逝,年华之易老。我在本世纪生活了70余年,这70余年似乎如白驹之过隙,但回头看看,走到今天又实在是不易。从稍知世事即有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接着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神州几至陆沉。回想当年,面对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读过一些进步书刊,于心神附会之际,义愤填胸,才义无反顾,决心去为平等、自由、真理、正义而斗争。此后50年中,有过抗战胜利的喜悦,全国解放的欢腾,但是,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生活中仍然混杂着幸与不幸,平静与磨难。所幸的是否极泰来,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的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民族发展的路。而此时的我却已年迈体衰,这真有如朱熹的诗所感慨的:“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桐已秋声。”

如同世事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人生的成熟大概也总是与磨难相伴相生。那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代人许多磨难,但也教会了我们做人的正直、勤奋和严谨。回首我所走过的这大半生,虽然只是以教鞭、画笔遣驰着春秋,碌碌无为,但也自觉不曾有负于时代良心。所以每每于心境静了下来的时候,也能如沐清风明月,并无太多的世俗之累,而感受到一种人生的充实。

人生无常,世事沧桑。我想,这种感叹也是唯有经历了太多的岁月与苦难,有着长久的阅历与思索的人才能有。这种感叹特别是1983年在我去国讲学之后尤为强烈。当我在东京机场换乘的时候,当我站在北美的教室里向洋学生授课的时候,当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中国文物的时候,我的脑子都会浮现出一种奇怪的遐想。我想:假如沿着历史往回走50年,我的感觉会是如何呢?那一定会是一种震惊,震惊在这飞逝的50年前,帝国主义的残暴竟然是如此赤裸裸与无耻;而此后这短短50年的变化又是如此翻天覆地,如此天公地道。这变化是什么呢?是50年前的那种民族耻辱,变成了50年后今天的民族尊严:一种神圣的、中国人的尊严!这种感叹使我得以抛开世俗的得失,追思苏东坡的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矣!”苏东坡的话比孔老夫子感伤“吾生之须臾”更为乐观、豁达!时间、人生虽然如江水飞流而逝,但大江永在,前浪去了,后浪又来,而后浪又超越着前浪。社会永远在沿着合乎规律的道路前进!

还有,今天回顾,我在青年时代也绝未料到自己会串一辈子教室,而且是背井离乡来到山东。那时刚步入社会,只是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暂时离开北平,而这次变动竟决定了自己终生命运。人生旅途变异常常就在这一时一念之间。所以有时夜来梦醒,就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北平,如果解放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如果……但每当这时我又会想,历史不也常常会有另外的“如果”吗?那么,如果我在1957年那次鸣放不是因事缺席,而被打成了右派呢?如果我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了反革命呢?如果……这些看来都是胡思乱想,但这样的种种命运或许与自己的人生只是擦肩而过。说到这里,我要特别记下我经常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三个朋友,他们中一位是王宝康,我们都是被当时形势所迫来到青岛山东大学的,后来他回到了北京,又留学苏联,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委员、舞美系副主任;一位是鲁汀,解放前也是被迫转移到解放区,解放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兼工艺美术系主任;还有一位是朱潮,解放前去解放区,解放后回京工作于政务院和国家机关党委。我们都是从朦胧中一同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他们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赍志而殁,做了那个时代的殉名者。他们的先我而去,使我多少个日日夜夜神思不安。这原因是我们当年曾发过誓:共同革命,共同在美术事业上努力,谁如果先离开这个世界,活着的一定要写文章纪念。时间过去多年,我却始终没有实现这个誓言。现在,当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愿此书能带着我苦涩的虔诚,寄托我的哀思。但愿他们的不幸永远化作历史的烟尘,让逝者于九泉安息。由此我想到,人生和历史都不决定于今天的意志和感情,而是昨天的经历。既然如此,我们有幸活过来的人就随缘而适,随遇而安吧,尽可以多少辛酸事,尽付笑谈中!

这里选编的我自己的东西,大都是在我70多年的人生路上,或者说是在我从教50年的历程中,拣来的往事、陈言、旧作和对故人的怀念,即忆往事,怀故人,志旧作。对我自己来说,都只是一种足迹的存照。这有如法国作家辛涅科尔说的:“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那么,这本书对于朋友,对于热心的读者呢?我却说不出什么来。我深知,我的这些东西将会和我与草木同归。现在朋友们既然把它们整理出版,那就让它为朋友、为读者带去我的深深祝福吧!它或许会启示你去珍惜岁月,不要轻易让年华随风飘逝。特别是对青年朋友来说,我希望如今我对年华虚掷的感叹会启示你,不要像爱因斯坦告诫的那样:等你到六十岁的时候,就会珍惜能由你们支配的每一个钟头了!

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师范大学在我从教50周年的时候所给予我的祝贺,这是一种对世人的鼓励和期待,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是不应当把它当作个人的什么炫耀的。我还要感激50年来与我一届一届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的同学们,他们在生活中,在这本书中都给了我太多的热烈而真挚的感情,我把它视为人类感情中最美好的东西,当作我一生中最可珍爱的精神财富。它使我真正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赵维东、王悦玉、冯增木以及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辛劳的诸君,是他们鼓起了我出书的勇气,并把这些散落在不同生活年代和记忆角落里的东西重新收集起来,费心劳神地加以整理,终于成了这个册子。作家李存葆先生得知要出版这个册子,百忙中以他特有的文笔写了《天地一云鹤》的散文,文章使我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代。文中诸多溢美之词的确令我不安,但我想,作家在这里由我而引发的感言只是用以昭示世人:人一生的价值只能存在于人民,存在于献身过的事业与艺术之中。至于我的这个感言只是“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不过面对诸多朋友的真情,我还要说一句:人生无悔。

是的,夏花绚烂,但秋叶静美。

1995年于济南



张鹤云与同学王宝康（右）鲁汀（上）1945年摄于北海公园